

者慾也黷惟無慾故面折而不為過犯義而不為辱君且直之而况於臣乎或曰黷常願出入禁闈豈其無慾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黷之行違矣其在內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相四

十三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閉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隗囂使援往觀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制都布單水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旋騎蹕警就車磨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雒陽初到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錄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耶夫王僚重翟

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荆軻七見固不在於簡與不簡也然則帝豈故為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品之人開心見誠自結于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決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蓋援之擇君出于本心專意

相四

十三

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不可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虜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迺德客耳其於懸誦乎何有

弘道錄卷之三十五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

相五

禮

朋友之禮

東漢書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

相五

一

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大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饘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闕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

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見其倫嗚呼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申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

門冠帶之人不過觀聽之美所謂人倫孝弟無所闕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以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

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坐于首山之陽

錄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然後有儒佛乃何為者哉帝知崇儒養老而又事佛乎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

儒之貴不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蟻蜚揚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虛寂滅即心見性自然惠覺安在其四十

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少善屬文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

狩方岳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手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

錄曰愚觀肅宗之論二子蓋不但言語文字之問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駰前奏記數十指切長短至憲不能容

而能繫身遠引所謂即鹿無虞幾不如舍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至吏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詩顏氏春

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為之語曰膠漆目謂堅不如雷與陳

錄曰愚觀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較耳遐哉邈乎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能及矣

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頭名太學號為聖童更始元年以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到任靜泊無為唯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

使相望於道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願得先
備採錄遂署議曹祭酒甚尋病卒延自臨殯
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

錄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逃觀諸
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遁也時大寒朋來延

相五

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

中正之節者也卒能使龍丘感動願得備

錄孔子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其斯

長孫之謂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邴原相友游學於異國

○並敬善陳仲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

海外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度虛館以

候既往與語唯於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

廬鑿坯為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而成

邑遂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

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

屯落會并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

分置井傍汲以相待而不俟知來者恠之問

知寧所為乃各相責讓不復爭擾鄰有牛暴

田為牽著涼處自為飲食子主大慙若犯嚴

刑禮讓移於海表黃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
司徒華歆薦寧詔以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
明帝即位歆為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
海及歸常生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
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

相五

息窮巷飯齏糊口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

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

色久而弥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寧澡身浴德遭亂弗迷臨治弗屈可

謂邦有道不變塞焉邦無道至死不變者

也其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不

可同日而語矣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於新野回謂備曰此間

有諸葛孔明其人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備始曰君與俱來庶由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將軍欲見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

詣亮於隆中凡三顧乃得見

錄曰蹇之上六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時權御已移漢祚將傾險難之極也玄德

冒險而起危蹇窮蹇又無倚賴苟非剛明
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
豈能出於蹇乎故其象為大善之吉其占
為利見大人三顧之禮有由然哉然則所
以勸備者雖由於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

於初矣豈偶然之故哉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

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尔来自天子至於庶

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四方之

志蓋授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

禮於河東閔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

父仲華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

文帝上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上不能

用遂歸教授於河汾之間乃續詩書正禮樂

脩六經贊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

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瓌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太雅穎川陳叔通等

咸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

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及

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繼曰文中子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錄曰按東臯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貞觀初王疑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

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疑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及叔達撰隋史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

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其後君集果誅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遺之無足怪矣至樵作通志願亦之循其舊不為立傳果何為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錄之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盡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學官教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史廣學舍千二百區諸

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才挾策負素空集京師文治蠟馬勃與糾侈袂曳方履問問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錄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

隱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內而閭門之內蕭牆之間不能無慚德焉此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焉者而挾策負素固不若為飛魚躍之妙矣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

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禮皆前後稱名惶恐錄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以王珪為魏王師則先拜以玄齡為太子師則又先拜至是著為定式俾其子孫世守之柰何不旋踵而忽亡其故何歟彼三師之設肇自周公內有元聖之德外抗伯禽之法則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凡拜揖進退之間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術耳何

足貴哉蓋不但旋踵之間可以廷辱師傳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此錄之意也高士廉都督益州為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勉勵後進學校繁然復與有未桃推者隱居不仕沉浮人間實執鎮益聞而召見遺以衣服過為鄉正桃推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夏則解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為苦履置於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為粟米置本處桃推至夕而取之終不與見識者以為焦光之派士廉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每令官僚存問以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至是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錄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早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廉頑立懦苟非如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于至貴不能顯其化此廉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李元英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廢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杜祁公行

錄曰蜀有蠻夷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早一事可以相屬而欲廉頑立懦苟非如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于至貴不能顯其化此廉禮下士不得不為美談也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李元英及僧如滿亦與斯會皆圖名廢唱并寫其形貌以為勝事至宋杜祁公行

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沛國朱賁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暇日為睢陽五老會賦詩酬和怡然相得形於繪事以紀其盛元豐中潞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皆

相五

九

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獨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請入會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大中珣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聖院温公又為真率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於榜曰竚瞻堂塑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錄曰洛陽天下之中鳧鷖既醉之風不知幾及見矣數老者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措

範也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錄之

宋名臣錄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

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錄曰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程門之立雪千古以為美談也歟

列傳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峯一見奇之許以文著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性復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

相五

十

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予雖不足以齒士猶常從侯之後然以先生之制士不傳贊為臣則不見於王公俾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

錄曰萬章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贊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又曰徃役義也徃見不義也又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峯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况其他者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

相五

十

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謂青出於藍者矣

明王直撰李時勉贈行序云正統十二年祭酒李先生乞骸致仕六館諸生俵然若無所依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

敬愛如父母至是無可奈何乃言於上取其平日行事為十題良工繪圖諸在廷各識以言及行太學師生送者凡二千餘人諸教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宣然前導遠近觀者塞路一時道傍行旅至不得往來

商賈亦為之罷市莫不嘖嘖稱美以為祭至有為之泣下者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未見其比俾後世傳之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

錄曰宋臣有言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

至誠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衣冠禮樂填街塞市何其盛也至明年已巳之變兵甲壯士弥山滿谷又何其憊也誠使正人者珍重信任留之闕廷將奸人可杜邪謀可塞奈何首木方除乞骸遂篤至諸生無可

奈何嗚呼觀此一詞則伏闕叫關所由以起而訖於權奸不得不為虛禮之文以光先生也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而識者實憂憂國之歎焉此又不可不知

明臣錄尚書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未冠入

相五

十一

郡庠流輩方務舉業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下筆輒有老成風格然屢試不第將絕意仕進不復應舉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知非凡鳥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遂中第三會試第一入試大廷狀元及第先是由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華伯亦有低頭拜東野之句徐武功性高邁少許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及入翰林凡有作即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為鞠庵先生

錄曰夫禮也者起也起者作興之謂也時文定父需於坎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達於尋常者蓋萬萬也故勃然而頭角崢嶸馬而際會異然則禮之於士其可少哉其可少哉

布衣陳真晟漳州龍溪人本出海濱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流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期薦有司至福州閩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

相五

十三

之學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所也為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遂歸鎮海莆人雖多儒家自布衣而學術始淳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至今猶傳之云

錄曰李文毅之贈送弟子所以崇其師也吳文定之敦遣師所以隆其弟子也若夫陳剩夫之從好非師非弟所以自待也三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故終焉

弘道錄卷之三十六